



91408

北史演義卷六十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國朝書目
不諱圖
書館藏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六十卷

拒敵軍延宗力戰 棄宗社後王被擒

話說齊主戰尚未敗。卽以淑妃奔往高梁橋。武衛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舍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荒亂。不可復振。願速遣安慰之。武衛張常山亦自後趕上曰：軍尋收訖甚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一

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乞將內參往視。齊主欲從之。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一淑妃一提婆

已送却大軍百萬矣齊主遂以淑妃北走。師大潰。死者萬餘人。

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奔至洪洞。以去敵軍。

既遠。暫少休息。淑妃重施新粧。方以粉鏡自玩。真堪發笑

後喧聲大震。唱言賊至。於是復走。先是後主以淑妃

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往晉陽取皇后服御。禕

翟等件。至是遇于中途。爲之緩轡。命淑妃著之。者得曾有

幾時然後去。再說周主入平陽。梁士彥接見。持帝鬚

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
倦疲。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
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陛下突疑。周主從之。執其
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卿善守之。遂率諸將追
齊師。或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
往。諸將乃不敢言。於是星夜疾馳。所謂機不可失後主入晉
陽。憂懼不知所爲。向朝臣問計。皆曰。宜省賦息役。以
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全社稷。後主以爲難。是
役也。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後主壯之。因曰。吾欲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二

留安德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
以避之。再圖後舉。羣臣皆以爲不可。時阿那肱有兵
一萬。尚守高壁。周師至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後主
遂決意遁去。視社稷如土芥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
北朔州。以安德王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
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幸
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提婆曰。至尊計
已成。王勿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皆
散。不得已。仍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令萱見其子降。

周懼誅遂自殺。

惡婦亦有死日耶

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

刺史下詔諭齊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一如提婆爵賞。

周武此舉不大光明

或我之將士

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

延宗知周師將至。同諸將固守。諸將請曰。王不為天子。諸臣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

武平孱弱。政由宦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大臣。猥見推逼。忝為宗籙。祇承寶位。嗚呼痛大。厦之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三

將傾。唯恃背城借一。迴狂瀾于既倒。庶幾轉弱為強。曷哉。卿士無負朕懷。

於是大赦。改元永昌。以唐邕為宰相。莫多婁敬顯和。阿于子段暢。韓骨胡為將帥。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多十餘家。後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

可謂全無心肝

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

執手稱名。流涕嗚咽。於是眾爭為死。周主至晉陽。引兵圍之。四合如黑雲。延宗命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

阿于子段暢拒城東。自率兵拒齊王憲于城北。延宗體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不愧大渾之孫俄而和阿于子段暢奔降。周軍周主遂自東門入。焚燒民室佛寺。合城慌亂。喊聲震天。延宗知周兵入。率數十騎自北來。以死奮擊。婁敬顯見東路火起。亦從南路來。援率兵抄殺城中兒童婦女。皆乘屋攘袂投甍石禦敵。周師大亂。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雜亂軍中。自投無路。左右皆惶急。宇文忻

北史演義

卷六十

牽馬首賀。拔伏恩拂馬後。崎嶇得出。危而得全亦天意也齊人奮刀幾及之時。已四更。延宗疑周主爲亂。兵所殺遣人於積屍中求長鬣者。遍索不得。然以敵旣敗。去冀其不復來。攻軍心漸懈。將士燒肉飲酒。多倦卧。延宗苦戰一日。亦退而少息。再說周主回營。腹已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此之盛。昨日破賊。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大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

何棄之而去。齊王憲亦以去為不可。功在垂成。斷無去理。降將

段暢極言城內空虛。再往必克。周主乃駐馬鳴角。收

兵。俄頃復振。及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挺身搏戰。左

右散亡。畧盡。力屈。被執。周主見之。下馬握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

惡。直為百姓來耳。題目先寫得正。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

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于周。婁敬顯奔鄴。齊主聞并

州破。懼周師來逼。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不

為周守財耳。廣寧王孝珩進曰。為今之計。莫若使任城王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五

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

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隘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陛下出宮人珍寶

以賞將士。庶克有濟。齊主不從。忠言逆耳。至此。猶尚不悟。斛律孝

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忱慨流涕。以

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眾不復記所言。遂大笑。真寶

貝真廢物。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我輩何苦為之

効死。由是皆無戰志。朔州行臺高勣將兵衛太后。太

子還鄴。宦官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勣。斬以徇。太

后救之不及。或謂勸曰：子獨不畏太后怒耶？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忠憤之言延宗

在周軍，周主問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上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齊王憲為先驅，是時齊人汹懼，望風欲走。朝士出降者，晝夜相屬。齊主許無所出，復召羣臣議之，言人人異，莫知所從。高勸曰：今之叛者，多在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

北史演義 卷六十

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脇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誓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背城一決，理必勝之。却是急救之計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

有革易，乃依天統故事，禪位于太子恒。自稱太上皇帝。恒生八年矣。孝珩乞兵拒周師，不許出為滄州刺史。孝珩謂阿那肱曰：朝廷不遣賜擊賊，豈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灑涕而去。齊主使尉世辯帥千餘騎拒周師。有用者不授一兵，無用者偏使出拒，不知其心是何算計。世辯

本非將才性又懦怯。出隘口登高阜四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兵旗幟。卽馳還北。至紫陌橋不敢回顧。左右謂曰。敵兵未至頃所見者羣鳥耳。走尚可緩。世辨曰。烏亦欺我耶。我已爲之膽落矣。歸報後主曰。周兵勢大不可抗也。王辰周師至鄴。後主及太后幼主。穆后淑妃等。率千餘騎東走。使慕容三藏守鄴宮。周主破城入。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子也。不愧所生執莫多婁敬顯。周主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歸鄴。攜妾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七

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敵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

斬之。

壞人何益

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鄴有處士熊安生

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家人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使至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于爾。德林來見。引入帳中。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語三宿不倦。忙中敘閒事急處用寬筆得首左遺法再說齊主渡河。

入濟州。使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帥百餘騎奔青州。卽欲入陳。而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憂啟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河橋。想齊主聞之。猶必深嘆其忠。齊

主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迎降。尉遲勤奄至青州。獲太后幼主后妃等。齊主繫囊金于鞍後。人

身且不保。何有于金。從十餘騎南走。周兵追至南鄧村。及之。執

以送鄴。庚子。周主詔齊故臣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家口田宅沒官者。給還其子孫。指其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公道在人。又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皆竭民脂

北史演義

卷六十

膏爲之。令皆毀折。瓦木材料。並以給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東民大悅。二月丙午。齊主緯至鄴。復其衣冠。帝以賓禮見之。會報廣寧。任城二王起兵。信都集衆四萬。共謀匡復。帝曰。此可諭之。使來也。令後主作書招之。許以若降。富貴如故。潛不從。乃命齊王憲。隋公楊堅。引兵平之。軍至趙州。潛遣謀覘之。爲周候騎所執。解至營中。憲命釋其縛。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卽充吾使。乃與潛書曰。

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勿貽後悔。

憲及楊堅至信都。潛同孝珩軍于城南以拒之。其將尉相願詐出畧陣。遂以衆降。相願潛之心腹將也。衆皆駭懼。潛怒收其妻子。卽陣前斬之。明日進戰。潛與孝珩親自出馬。衝堅陷銳。齊王憲敵于前。楊忠率勁騎橫擊之。分其軍爲二。遂大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九

及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若此。潛曰。下官獻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

慷慨激烈
無一弱語

憲壯之。歸其妻子。憲問孝

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嘆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天下。今果然矣。自獻武皇帝以來。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

聲聲
是淚

初任城母朱金婉。以失節被幽。幼時獻

武不甚愛之。及齊亡。而潛建義信都。獨以忠孝著。廣寧王。文襄第九子。好文學。工丹青。嘗於廳事堂畫蒼鷹。見者皆疑爲真。又作朝士圖。妙絕一持。今以兵弱。被執。蓋不愧高民子孫云。補寫處處周匝筆有餘閒以故憲皆重。

之。先是周王破平陽。遣使招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既克并州。獲其子。使以上將軍武卿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蓋賜伏爲信。并遣韋孝寬致書招之。伏復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傅伏不及周王自鄴還。至晉陽。遣愧忠臣

北史演義 卷六十

降將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招伏。伏隔水見之。問至尊何在。答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于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以視望風乞降者何如周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王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也。引使宿衛。授爲儀同大將軍。他日又問伏曰。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時齊王在座。周王顧而謂曰。朕三年習戰。決取河陰。政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故。歛軍而退。公當日賞功。何其薄也。是

時周主方欲班師。忽北朔州飛章告急。有范陽王紹義進據馬邑。號召義旅。自肆州以北從而叛者二百八十餘城。兵勢大振。又有高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畧。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亦起兵數萬。與紹義遙爲聲援。勢甚猖獗。方平任城廣寧接以紹義寶寧起兵於事見撫定非易於文則波瀾不遂遣大將軍宇文神舉率兵十萬討之。大駕暫駐。朔州正是全齊已屬他人手。一旅猶爲宗國謀。你道范陽王何以得據北朔州。且聽下文分解。

齊後主以統袴爲帝。不惜財力。賞費無度。性復

北史演義

卷六十

七

貪鄙。敵兵已至目前。尚不肯以財物賞軍。坐擁何益。斛律孝卿囑其親屬將士。作痛哭流涕之狀。乃忘其所囑。反復大笑。真是全無心肝。宜衆兵之忿忿也。聖人云。下愚不移。其後主之謂乎。

北史演義卷六十一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六十一卷

將帝鬚老臣愛國

捫杖痕嗣主忘親

話說北朔州原是齊之重鎮。風俗强悍。士卒驍勇。既降于周。周主遣齊降將封輔相。爲其地總管。有長史趙穆。智勇蓋世。心不忘齊。會任城王起兵瀛州。謀執輔相。以城迎之。輔相逃去。及任城被執。乃迎定州刺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一

史高紹義。紹義據馬邑。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又聞宇文神舉大兵將到。還保北朔州。神舉進兵逼之。紹義謂趙穆曰。我兵新集。敵皆勁旅。將何以戰。穆曰。戰也。勝之可以席卷并肆。不勝則北走突厥。再爲後圖。遂進戰。連戰數陣。紹義皆敗。穆戰死。紹義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下令曰。欲還者聽。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神武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踈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高寶寧。自和龍勸進。紹義遂稱皇帝。以

寶寧爲丞相。欲延齊一線之脈。而竄身異域。不敢與周相抗。於是除和龍外。齊地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

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八。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

滅齊事始畢。帝命班師。駕至長安。置高緯于前。列其王公

等于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法駕。布六軍。奏

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夾路。皆稱萬歲。爵賞有功。大

赦天下。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咸受封

爵。一日宴于內廷。齊君臣皆侍飲。帝令溫公起舞。折

旋中節。延宗在坐。悲不自持。又命孝珩吹笛。辭曰亡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二

國之音。不足上瀆。王聽。因命之。纔執笛。淚下。嗚咽。延宗

孝珩尚有亡國之戚。若高緯之舞。廉恥蕩然矣。帝不復強。以李德林爲內史

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

容謂羣臣曰。我往常唯聞李德林名。欲見其面。不可

得。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意

今日得其驅使。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騏驎鳳凰爲王

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然騏驎鳳凰得之無用。豈

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今爲周瑞可惜也。日又爲隋用。帝大笑曰。誠

如卿言。未幾有誣告溫公與定州刺史穆提婆謀反

者遂同日誅之。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寃欲求免誅。獨延宗攘袂不言。以椒塞口而死。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其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于邊裔。此皆平日奢侈之報。先是溫公至長安。向帝求馮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敝屣。一女子豈爲公惜。仍以賜之。及溫公遇害。妃歸代王達。王甚嬖之。偶彈琵琶絃斷。妃有詩曰。

雖蒙今日寵

猶憶昔時憐

欲知心斷絕

應看膝上絃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三

任城王有妃盧氏。任城死。賜大將斛斯微。盧妃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憐而放之。乃爲尼。盧妃大有骨氣。其後

齊之宮妃嬪御。流落在外者。貧不能存。至以賣燭爲業。繁華一夢。此皆後話。不表。且說帝自滅齊後。節已愛民。

親賢。遠佞。殷殷求治。人皆喜。太平可致。時帝生七子。

太子贊最長。故以儲位歸之。但性頑劣。好昵近小人。

大臣皆憂其不才。大業方成而失業者已在膝前可畏也。於是左宮正

宇文孝伯言于帝曰。太子者國之根本。天下之命懸

于太子。今皇太子爲國儲貳。德義罕聞。臣忝宮官。實

當其責且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伏乞陛下妙選
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
恐後悔無及帝欽容曰卿世代鯁直竭誠所事觀卿
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
曰正人豈復過卿吾將使尉遲運助吾子於是以運
爲右宮正又嘗問內史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
曰中人吾謂非中人直下愚耳帝顧謂齊王憲曰百官佞我皆
稱太子聰明仁恕惟運所言不失忠直耳因問輔翼
中人之狀運曰如齊桓是也管仲相啖伯賢貂輔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四

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矣其使之
親君子遠小人乎遂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
不悅太子妃楊氏隋公堅女堅姿相竒偉時輩莫及
見者皆驚爲異人畿伯大夫來和善相人私謂堅曰
吾聞人多矣未有如公之相者眼如曙星無所不照
後曰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堅曰公勿言此以速予
禍得不失職足矣齊王憲與堅友善然謂帝曰普六
茹堅形貌異常非人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爲
宗廟憂請早除之帝亦頗以爲疑因使來和相之和

詭對曰。堅相不過位極人臣。正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收江南如拉朽。不唯免其禍。且使重其任。來和其堅之切。臣歎。蓋

帝本有平陳之意。聞之大喜。待堅愈厚。時吐谷渾入

犯。帝命大將軍王軌輔太子討之。吐谷渾退。大兵至

伏俟城而還。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苦役士卒。耗損軍

糧。嬖臣鄭譯等相助為非。軌諫不聽。軍還。軌言之。帝

大怒。杖太子一百。并杖譯。除其名。宮臣親幸者咸

被遣。越數日。太子潛召譯等。戲狎如初。周武訓子亦云。嚴矣。卒不

能改其子之惡。此中亦有天焉。譯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臣得一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五

心事。主太子曰。且有待。益昵之。帝遇太子甚嚴。每朝

見與羣臣無二。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

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破

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乃命東宮官屬錄太子

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飾說。由是

過不上聞。王軌嘗與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侍坐帝旁。共談國政

色若不豫者。帝怪之。問曰。卿何為爾。軌對曰。皇太子

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奈何。忠臣憂國。苦心亦唯明王能受此直。

言愚臣庸昧不足深信。陛下嘗以賀若弼有文武才亦每以此爲憂。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深宮，未聞有過也。旣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貳，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揖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王軌之言太直，然君臣如此亦是難得。先是帝問孝伯曰：吾見比來何如？孝伯曰：太子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六

比懼天威，更無過失。及聞軌言，罷酒責孝伯曰：公嘗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必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後王軌又言于帝曰：太子非社稷主，若爲帝必敗。普六茹堅有反，若不除之，必爲後患。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亦深以軌言爲然。但漢王次長素有過，餘子皆幼，故得不廢。又屢欲除堅，不果而止。俄而帝不豫，越數日，疾益劇。

六月丁酉朔遂殂。時年三十六。惜不永年戊戌太子卽位。

是為周宣帝。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立妃楊氏

為后。以后父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宣帝始立。卽逞奢

欲。以下歷敘天元無道事為隋文得國之由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

痕。大罵曰。死晚矣。武帝宮人有美色者。卽逼為淫亂。

超拜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大夫。委以朝政。

出王軌為徐州總管。葬武帝于孝陵。廟號高祖。既葬

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卽吉。或以為葬期既促

事訖卽除。太為汲汲不從。以齊王憲屬望尊重忌之。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

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功高

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

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孝伯侃侃正論可云不負高祖

者帝不懌。由是疎之。有嬖臣于智。為帝設計曰。此事

臣能任之。臣請往候憲。歸卽誣其謀反。陛下召而詰

之。臣與面質。敎他有口難辨。則殺之不患無名矣。帝

從其計。乃使于智語憲。欲以為太師。且召之曰。晚與

諸王俱入。憲至殿門。有旨諸王皆退。獨被引進。乃升

階有壯士數人從內出。見而執之。憲曰：我何罪而執我帝在上屬聲曰：躬圖反逆焉得無罪。憲問何據。于智從旁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爭辨。不屈。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留茲遺憾耳。可憐擲笏于地。衆遂縊之。帝復召憲僚屬使證成其罪。參軍李綱誓之以死處以極刑。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綱可謂鐵中又殺大將軍王興儀。同獮孤熊。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八

憲親善者也。殺憲既屬無名。與等無享受詠。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有功。加柱國。封齊郡公。正人遭刑小人得志

世事可知

正月癸巳。帝受朝于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太冢宰。越王盛爲大

前疑。總管蜀公。廼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隋公楊堅爲大後丞。先是帝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旣而民輕犯法。姦宄不止。又自以奢淫多過。惡人規諫。欲爲放虐。懼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率羣臣拜

子殿下告天而行之

暴王所為聽是不由常道

密令左右伺察百

官小有過失輒加誅譴以為彼方救死不暇安敢規

我於是人莫敢言日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

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衣服宮室俱

窮極華美高祖節儉之風於斯蕩盡遊宴沈湎或旬

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官奏之以至百弊叢生

朝政多闕於是京兆丞樂暉興槐詣朝堂陳帝八失

忠臣不怕死樂暉有之

其畧云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眾共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九

之非詢謀僉同之道政事焉得無缺一失也廣搜

美女以為嬪御儀同以上女不許出嫁貴賤同怨

非所以慰人心而光君德二失也夫尊一人後宮

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君門等于萬里上

下情意不孚三失也卽位之初下詔寬刑未及半

年更嚴前制非法之加害及無辜四失也高祖斷

雕為樸率民以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財用不

恤五失也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六失也上書

字誤者卽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塞忠言之入七失

也。天象垂誠，不能諂諛善道，修布德政，八失也。唯茲八失，臣知而不言，則死有餘責。陛下知而不改，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天下不做中材，除治無

書上，帝覽之大怒，立命綁赴市曹，斬之。朝臣恐懼，莫有敢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嘆曰：「臧洪同死，昔人猶且願之，况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受誅，吾將與之同死。」

又是一個不怕死的

乃謂監刑者曰：「且緩須臾，予將見帝言之。」

巖卽詣閣請見，帝怒容以待。巖從容謂帝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遽以爲戮，適遂其志，不如勞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一

十

而遣之，以廣聖度。是運不得名，而陛下得名矣。

與暴王語

只好如此帝頗感悟，遂令勿殺。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運再拜曰：「大尊能不忘臣言，社稷之福也。天下幸甚。賜以御食，而後出。舉朝聞之，羣相慶賀，謂帝有悔悟之機。但未識自是以後，帝能頓改前過否？且聽下文分解。」

武帝爲周令主，設天元，不過中材，猶能爲治無

如惡劣兇淫，不減無愁天子。雖王軌、宇文孝伯

言之于前，樂運極諫于後，有如以水投石，格不

相入道是無可奈何意者天欲亡周以啟楊氏
耶

北史演義卷六十一終

北史演義卷六十一

七



天欲亡周以啟楊氏

北史演義卷六十二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六十二卷

修舊怨股肱盡我

矯遺詔社稷忽傾

話說王軌為徐州總管。聞鄭譯用事。自知必及于禍。私謂所親曰。吾在先朝。實申社稷之計。見惡于嗣主。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有虧。况荷先帝厚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一

恩。豈可以獲罪于後君。竟相背棄。只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我此心耳。軌自是無日不切死憂。却說帝。雖免樂運之誅。淫暴如故。一日問鄭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烏丸軌。以致帝與臣皆受先帝杖責。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孝伯此言豈亦欲為固寵之計帝大怒曰。彼豈樂吾為君哉。不殺此奴。無以洩吾恨。即遣敕使往徐州殺之。元巖不肯署詔。御史大夫顏之儀力諫不聽。巖復進諫。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恐陛下濫誅大

臣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闔豎搏其面曳之出。使至徐州。軌見救。神色不動。曰。早知此事矣。引頸受刃。遠近

聞之。知與不知。莫不流涕。巖亦廢死于家。國家將亡。忠良先喪。

初。帝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忤

帝意。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

厚。帝嘗疑其黨。同毀已。見之色屢不平。及軌死。運懼

謂孝伯曰。帝舊恨不忘。吾徒終必不免。爲之奈何。孝

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

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二

若爲身計。不如遠之。於是遲求出外。遷爲秦州總管

他日。帝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

不言。責備對曰。臣不知其反也。但知齊王忠于社稷。

爲羣小所搆。臣欲言之。陛下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

帝囑咐微臣。唯令輔導陛下。爲堯舜之主。今諫而不

從。實負先帝顧托。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慚。俛首

不答。令且退。俄而下詔。賜死。時宇文仲舉爲并州刺

史。亦遣使就州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辛巳

帝以位爲天子。猶非極貴。遂傳位于太子閼。是爲靜

帝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欲貴同于天也。癡人

癡想作事焉得不痴

楊后稱天元皇后。妃朱氏為天皇后。元

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楊名麗華。朱名滿。月。元各樂尚。陳各月儀。至是並稱皇太后。所居稱天臺。制曰天制。敕曰天敕。晷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倍

前王之數。置納言御正等官。皆列天臺。國之儀典。率情改更。務自尊大。無所顧忌。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圭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齊三日。清身一日。然後進見。既自比于上帝。不欲臣下同己。常自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三

帶綬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冠上有金蟬。及

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許人有天高上大之稱。癡態

如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

每召羣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

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

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

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

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以故內外恐怖。人

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又忌諸弟。乃以襄郡為

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

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

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並之國制本文弱宗室總爲他姓出力汝南

公慶私謂楊堅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

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謀羽翮

旣翦何能及遠哉堅深然之有杞公宇文亮於天元

爲從祖兄其子西楊公溫妻尉遲氏天元之姪婦也

有美色一日以宗婦入朝天元悅其美欲私幸之見色

而輒垂涎直淫人也謂其妃司馬氏曰朕愛尉遲夫人嬌好欲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四

使從我卿盍爲我言之司馬妃曰尉遲夫人面重直

言之恐其羞怯不能如陛下意不如醉以酒而就之

一任帝所欲爲矣天元稱善乃賜宴宮中命司馬妃

陪飲尉遲氏不敢辭只得坐而飲司馬妃命宮女輪

流勸盞又請以大觥敬之尉遲氏酒量本淺又連飲

數杯不覺沉醉坐不能起倚桌而卧司馬妃命宮女

卸其粧束扶上御榻安寢報帝曰事諧矣天元大喜

舉幃視之益覺可愛遂裸而淫之及尉遲氏醒身已

被汚只索無奈跪而乞歸天元曰爾不忘家耶我將

殺爾一家納爾爲妃

淫與虐未有不相連者

尉遲氏懼且泣曰

妾體鄙陋本不足以辱至尊若以妾故而戮及一門

妾亦不能獨生矣乞至尊哀之天元見其有怖色慰

之曰汝勿懼吾言戲耳今後召汝慎毋違也尉遲氏

再拜而出歸語其夫夫大驚密以其事報于父時值

淮南用兵亮爲行軍總管韋孝寬爲行軍元帥兩軍

前後行相違數里亮聞報大懼曰天元無道若此不

唯辱我家風且將滅我門戶我豈可坐而待死

君待臣無異志

乃與左右心腹謀之或曰朝廷暴政橫行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五

臣民解體危亡可待不如暫投江南以觀其變亮曰

我家在長安棄之不忍且一出此境安能復返或曰

乘其無備殺入長安廢此無道另立有德此不世之

功也亮曰此固吾志但吾與孝寬並行勢若連鷄必

與之俱西方可成事而彼方得君安肯與我同反吾

朝叛彼夕討矣爲今之計必先襲而執之并其衆然

後可以鼓行而西左右皆稱善乃定計于是夜之半

先襲破孝寬營有偏將茹寬素與孝寬善知其謀遣

人密報孝寬孝寬知之設伏以待亮至半夜率精騎

二千御枚疾走直達孝寬營遙聽營內更鼓無聲。烈
雖不作。以爲軍皆睡熟。正好乘其不備。而纔至寨口。
忽聞寨中震炮一聲。營門大開。火把齊明。照耀如同
白日。孝寬全身披掛。挺鎗出馬。左右排列將士。皆雄
糾糾橫力待戰。寫出一時聲勢孝寬馬上高聲曰。杞公汝來
偷營耶。我待汝久矣。亮大驚。手下將士不戰自退。孝
寬把鎗一指。將士皆奮勇而進。亮拍馬急走。及回至
大營。已被孝寬潛從側路遣兵襲破。據守寨門。欲算人反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六

首號令三軍。衆皆懾服。遂飛章告變。天元大喜。殺亮
一門。孩稚無遺。單留尉遲氏。納之宮中。拜爲長貴妃。
寵幸無比。越一日。天元將如同州。增侯正前驅。式道
等官。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于赤岸澤。數十里。旛
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斂。馬上稱警蹕。儀衛
之盛。從古未有。及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臣。皆着五
色。及紅紫綠衣。名曰品色服。有大事。與公服相間。服
是何制度又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後宮增置位號。不可勝錄。復欲立尉遲

氏爲后共成五后

是作用

以問小宗伯辛彥之曰古有

之乎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又問太學博

士何妥對曰昔帝營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

之有

癡人前獻媚者只合以癡語對

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下詔曰坤

儀比德土數唯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

一人以長貴妃尉遲氏爲之造錦帳五使五后各居

其一實宗廟祭器于前自讀祝版而祭之

癡極

又以五

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鷄鴨及碎瓦于

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何樂之有

性之所好往往有不可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七

解者楊后性柔婉不妬忌雖事暴主人有犯曲爲勸

解以故四后及嬪御等皆愛而仰之天元昏虐滋甚

嘗無故怒后欲加之罪后進止安閑辭色不撓天元

見無懼容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決

有何可怒而至于此

嬪御

皆爲之叩頭求免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閣陳謝叩首

閣外流血滿面然後得免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

之嘗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后長跪求饒候其怒解

乃起一日召堅入宮戒左右曰爾等視堅色動卽殺

之堅至留與久語堅應對無失神色不動乃免之內

史鄭譯與堅少同學。竒堅相表。以其後必有非常之福。傾心相結。堅亦知其爲帝所寵。每與友善。及聞帝深忌。屢欲殺害。情不自安。因私謂譯曰。吾與子相善。一國莫不知子于帝前。豈不能庇我以生。但帝意難測。倘遇卒然之誅。子欲救無及。實實可慮不如出外圖全。又恐面陳取禍。願子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有便當卽言之。保無害耳。會天元欲伐江南。使譯引兵前往。譯自言無將才。請得一人爲元帥。天元曰。卿意誰可者。對曰。陛下欲定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八

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臣意大臣中唯普六茹堅。以椒房之戚。具將帥之才。爲國盡忠。事君不貳。若命爲將。必能平定江南。混一四海。且壽陽地控鄰邦。使堅爲總管。以督軍事。徐圖進取。則陳氏之土地可坐而有也。天元從之。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命下。堅大喜。謂其夫人獨孤氏曰。吾今庶可免矣。遂詣闕辭帝。帝命速發。將行。忽起足疾。不能舉步。大命將降天留之也欲停留數日。懼帝見責。正懷疑慮。忽報鄭譯來謁。忙卽留進密室。訴以足疾之故。譯曰。公疾

卽愈且緩南行。有一大事報公。焉知非公福耶。堅問何事。譯屏退左右。撫耳語曰。昨夜帝備法駕。將幸天興宮。去未逾時。不豫而還。今者進內請安。病勢沉重。殆將不起。帝若寔駕。王少國疑。秉衡之任。非公誰能當之。我故先以語公。君尚未死。已向別人討好。小人之反覆若是。倘有片紙來。召公卽速來。慎勿徘徊。坐失機會。言訖。輒去。堅自是足疾若失。又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于天元。而心亦向堅。以堅負重望。又皇后父。欲引之當國。遂與譯同心。戴之。却說天元身抱重疾。自知不起。召鄭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九

譯劉昉入侍。又召御正大夫顏之儀。並入卧內。欲屬以役事。而口已瘖。不復能語。無道之報不爽。譯遂令昉召堅。

昉至。堅第語以故。堅尚猶豫。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

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曰。公等有意。堅敢不從。乃

入宮。帝已不省人事。自稱受詔。居中侍疾。是日帝殂。

于天臺。秘不發喪。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

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

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

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國

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言皆當理惜乎權不在已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

行之於是諸衛受敕並受堅節度堅雖得政猶以外

戚專權須防宗室之變乃謂譯等曰今者諸王在外

各有土地兵力吾以異姓當國彼必不服定生他變

不若徵之來京尊其爵位使無兵權苟不順命執之

一夫力耳譯等皆以為然乃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

為辭矯帝詔悉徵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欲傾大本先伐旁支

姦雄竊國無不如是草詔訖將用玉璽璽在之儀處堅向之儀

北史演義

卷六十二

索之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大

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邊郡太守丁未發

宣帝喪迎靜帝入居天臺受羣臣朝賀尊楊后為皇

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詔並為尼

詔敕皆堅為之正是三世經營方建國一朝事業屬

他人未識堅得政之後若何措理庶務且俟下文再

述

天元殺戮忠良淫刑漁色千古無兩又欲與天

爭天自宜天奪之魄信用鄭譯而譯久已私於

北史演義卷六十三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六十三卷

隋公堅攬權竊國

尉遲迥建義起兵

話說天元宴駕楊堅當國。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堅自假黃鉞為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大小政事皆稟堅而行。無得專決。一手握定周家天下已入囊中先是堅以李德林負天下重望。欲引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一

為同心。乃使邗國公楊忠謂之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重任。自慚德薄。不能獨理。今欲與公共事。以安邗國。公共無辭。德林曰。公如不棄。誓願以死奉公。不意麟鳳亦肯改節堅大喜。初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象宰。譯攝大司馬。昉為小象宰。堅私問德林曰。何以見處羣工始服。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卽以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一。往往相聚。偶語欲有去就。堅乃引司馬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以兵威

憚之賁驍勇號萬人敵衆皆畏之因謂公卿曰欲富貴者宜相隨公卿皆唯唯有徘徊觀望者賁嚴兵而至皆悚息聽命莫敢有異堅嘗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從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始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丞相府內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再說下大夫高頴頴爲隋朝佐命第一特詳其始渤海人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史工于詞令孩稚時家有柳樹高百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齊王憲引爲記室蓋習兵事多計畧堅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二

素重之及得政欲引入府爲腹心之佐乃遣人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効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族滅遂謁堅堅聞其來大喜下階迎之握手相慰曰願與子同立功名富貴共之乃以爲相府司錄欲圖大事先求貞佐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之以供娛樂贊大悅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旦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昉言爲信遂歸舊邸朝政不復預

聞庸奴死。初宣帝時刑政繁虐。寃死者衆。人情恐懼。期至矣。

又工作不休。役民無度。畿內騷然。堅爲政。停洛陽工。作以舒民力。盡革酷虐之政。更爲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以率百官。由是公私不擾。中外大悅。郎中庾季才通易數。好占元象。決人成敗不爽。堅常夜召問之。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得爲箕顛之事乎。又一勸進者堅默然久之。曰。如公言。吾今日地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三

位譬升百尺樓上。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公宜勉之。又一勸進者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迴。位望

隆重。恐有異圖。其子尉遲惇爲朝官。乃使奉詔召迴入京會葬。而以韋孝寬爲相州總管代之。又使叱列長義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時陳王純鎮齊州。聞召不赴。堅復使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召純接旨。純亦輕騎來。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

不得輒動其從者皆愕然而散因挾之入京六月五
王皆至長安迴聞之大怒曰堅將不利于帝室故欲
削弱諸王先使不得有其國也宗社將傾吾奚忍不
救乃謀舉兵討之尉遲迴事雖不成而兵以義舉尚為周朝首邑孝寬至朝
歌迴遣大將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
審之覺其有變乃稱疾徐行且使人求醫藥于相州
密以伺之孝寬孝寬有兄子藝為魏郡守在迴屬下
迴使之迎孝寬且問疾孝寬詢迴所為藝黨于迴不
以實告孝寬怒將斬之藝懼遂洩迴謀於是孝寬攜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四

藝西走每至驛旅盡驅傳馬而去戒驛吏曰蜀公將
至宜速具酒食處處用智迴尋遣大將奚子康將數百騎
追之每至驛亭輒逢盛饌從者皆醉飽又無馬遂遲
留不進孝寬由是得脫堅又使韓哀詣迴諭旨勸其
入朝密與其長史晋和等書令為之備迴探得堅有
私書與和召和問之和諱言未有乃搜其私室得堅
書遂殺和及哀于是會集文武士民擇日起師登城
北樓諭于眾曰

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陽托阿衡陰

圖篡逆變更遺詔削弱諸藩上負宗廟之靈下違
臣民之望竊國之心暴于行路廢君之禍卽在日
前帥府與國家親屬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于
此本欲寄以安危當此國祚將傾奚忍坐視不救
帥府糾合義勇大張撻伐凡吾將士共伸報國之
懷誓滅強臣各効捐軀之志俾大權一歸帝室宗
廟賴以永存庶幾名著旗常功在社稷倘有心懷
疑貳及畏懦不前者軍有常刑毋貽後悔

令出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百司時趙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五

王招入朝留少子守國迥乃奉以號令堅聞變大懼
高頰曰迥前朝宿將麾下多精銳鼓行而西兵勢浩
大非小寇可比若釀成之必爲宗廟憂須乘其初叛
衆心未一之時急發關中兵擊之耳堅從之乃以韋
孝寬爲行軍元帥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宏
度楊素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初天元使計部中
大夫楊尚希撫尉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與尉遲迥
同發喪旣罷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叛志吾不去懼及于難遂夜從徑路而遁

尚希

習遲明迴始覺追之不及尚希遂歸長安堅使將宗

兵三千人鎮潼關尚希附堅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猶子

也初得迴書表送于朝明無叛意堅大獎賞後迴使

人說之曉以大義毋為賊用勤復從迴當是時總提

形勢險迴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九郡勤統青齊

膠光莒五州皆從之勝兵數十萬並號義旅天下嚮

應於是榮州刺史邵公崑申州刺史李惠楚州刺史

賈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應迴前徐州

總管席毗羅據兗州起兵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六

陵起兵皆從迴命牙橋鎮將訖豆惠陵建州刺史宇

文弁亦各以城降俄而其將韓長業拔潞州執刺史

趙威訖豆惠陵襲陷鉅鹿進圍恒州宇文威攻汴州

烏丸尼率青齊之眾圍沂州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

兵梁郡席毗羅眾號八萬軍于蕃城攻陷昌慮下邑

李惠自申州攻拔豸州各路攻城掠地無不得利先

後告捷將諸路之反一併提出如山鳴谷應風起水

高頗等諸將不一時禁遏不定以見迴實勁敵而非孝寬

能平此大難迴大喜以為天下指日可定遣使齎書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書上之李穆不穆

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迺穆深拒之。時穆次子渾任于朝。堅使詣穆。深布腹心。穆使渾還朝。奉熨斗于堅曰。願公執威柄以安天下。又以十

三銀金帶遺堅。十三銀金帶者。天子之服也。

又一勸進者。

堅大悅。遣李渾詣孝寬營。述其父意。穆有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起兵應迺。後知穆已附堅。慨然太息。

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

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

李穆一子一姪皆懷

忠義而卒。附堅者爲穆故也。然已勝于穆矣。

迺又招東郡守于仲文。欲使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七

附已。仲文不從。乃遣大將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分二道以攻仲文。仲文不能拒。棄郡走還長安。迺殺其妻子。又使檀護狗地河南。堅乃以仲文爲河南總管。詣洛陽。發兵拒之。司馬洸難。子如子也。齊亡。降于周。爲鄆州總管。聞迺舉事。亦起兵應之。舉朝震駭。堅命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洸難。再說諸王中。唯趙王招見堅當國。深懷憂懼。雖欲有爲。苦于孤掌難鳴。因陽與之匿。遂堅過其第。飲酒欲乘間殺之。或勸堅勿往。言趙王必無好意。堅曰。彼不過于酒中

置毒耳我防之可也乃自齎酒殺就之招迎堅引入寢室促坐與語其子員貫及妃弟魯封侍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間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儀同楊宏大將軍元胄坐于戶側二人皆有勇力爲堅爪牙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從戶外遙望覺招意不善進謂堅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大有樊噲鴻門之象招賜之酒曰我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俄而招僞吐將入內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八

閣胄恐其爲變扶之上坐如此再三招又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機關已被識破焉肯任爾指揮會滕王道至堅

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

馬何能爲惡胄曰兵馬皆彼家物彼若先發大事去

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

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床趨走

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蓋招以趨入爲號

得一脫身伏兵便起而爲胄所制伏不敢發提明招之本計

見堅之得免堅出環衛已衆胄亦趨出堅遂登車而

全虧胄力

去招恨失堅彈指出血曰天也周氏其滅矣堅歸卽

誣招與越王盛謀反以兵圍二王第皆殺之及其諸

子賞賜元胄不可勝紀由是宗室諸王皆束手矣內忠

已除再常是時孝寬軍至矛橋有兵守城不得入諸

將請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攻之旦夕不能下倘頓

兵堅城之下攻而不拔徒損兵威吾疾趨而進破其

大軍此何能為兵以利用此之謂也於是引兵趨武涉迴聞兵

來遣其子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于沁東會沁水暴

漲軍不得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長史李詢與諸將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不睦密啟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迴

金軍中慙慙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欲召三人歸使

他將代之求其人不得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

重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

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克用命耶又取金之

事虛實難明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繫則自

郎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

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心腹之將明于智勇素為諸

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

動動亦能制之矣。

御將之道全在處置得宜。德林可與言兵。

堅大悟曰。微

公言。幾敗乃事。乃命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

度。仲方以父在山東。懼爲迴害。辭不敢往。又命劉助

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高頴進

而請曰。軍事紛紜。人心危懼。不敢東行。頴雖不武。願

効馳驅。堅大喜曰。得公去。吾無憂矣。乃加以監軍之

號。遣之。頴受命卽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措置軍事。

皆與德林謀之。時羽書疊至。烽檄交馳。德林口授數

人文。不加點。無不曲當。

於堅誠有功矣。獨不念周武之禮待耶。

司馬消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十

難之反也。慮勢孤少援。以所統九州八鎮南降于陳。

遣子爲質以求助。陳以消難爲司空。都督九州八鎮。

諸軍事。賜爵隋國公。許出兵相援。又益州總管王謙。

亦不附堅。起巴蜀之兵以應迴。堅謂德林曰。山東未

平。蜀亂又起。將若之何。德林曰。無害。外難雖作。人心

不搖。一處得勝。餘皆瓦解。指日可定也。乃命梁睿爲

行軍元帥。以討謙。今且按下慢表。再說周朝有一附

庸之國。在江陵地方。乃前梁昭明太子的後裔。號爲

後梁。稱藩于周。

借尉遲迴招引後梁補敘梁亡始末。以了侯景一案於本事爲旁支於作。

法爲
顧母

你道梁室既亡何以尚延此一線說也話長先

是梁武帝納侯景之叛封他爲河南王後因貞陽侯
淵明被東魏擄去又欲與魏通好致書高澄許以貞
陽且至侯景夕返景聞之懼遂反于壽陽探得臨賀
王正德與朝廷不睦陰蓄異志遣使約與同反事成
扶他爲天子正德大喜許爲內應景兵臨江無船可
濟正德陰具大船詐稱載荻密以濟之

叛臣逆子
率于一身

景衆旣渡長驅直前是時江東承平日久人不習戰一
見景軍皆著鐵面守兵望風奔潰景于是直掩建康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十一

正德帥衆迎景于張侯橋馬上交揖遂與景合進圍
臺城百道並攻賴有尚書羊侃率眾守城隨機拒之
連挫賊鋒危城得以不破景見屢攻不克乃決元武
湖水以灌之闕前皆爲洪流城中益危援兵不至城
破景遂入朝幽帝于淨居殿自爲大丞相縱兵掠取
服御宮人皆盡溧陽公主年十四有美色景納而嬖
之未幾梁武飲膳皆缺憂憤成疾口苦求蜜不得再
呼荷荷而殂景復立太子爲帝後又弑之立豫章王
棟未一月遂禪位于景景登太極殿卽帝位其黨數

萬皆吹脣鼓譟而上改國號曰漢殺梁子孫正德本
欲圖位爲景內應景亦薄其爲人臺城破遂奪其軍
至是并數其叛父之罪而寸斬之

正德之罪非寸是斬不足蔽辜

時湘東王繹在江州士馬強盛全無入援意及景弑
帝自立乃命大將王僧辨陳霸先東擊侯景虧得二
將智勇兼備連敗賊將進攻石頭景親自迎戰又大
敗之景懼回至闕下不敢入臺責其黨王偉曰爾令
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景欲走偉執鞶諫曰自
古豈有叛走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十一

安之景曰我昔破葛榮敗賀拔勝敗宇文黑獺揚名
河朔渡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
因仰觀石闕嘆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
掛之鞍後帥騎東走僧辨入臺城令侯瑱帥五千精
騎追景景衆叛降相繼遂大潰景與腹心數十人單
舸走推墜二子于水下海欲向蒙山有羊侃之子羊
鴟景納其妹爲小妻以鴟爲庫直都督鴟隨景東走
約其黨圖之值景醉寢鴟語舟師曰海中何處有蒙
山汝爲我移船向京口舟師從之至湖豆洲景覺大

驚鷓拔刀向景曰吾等爲王効力多矣今終無成欲乞王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不及。走入艙中。以佩刀抉船底。求出。鷓以稍刺殺之。遂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屍于建康。僧辨傳首江陵。暴其屍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惡人果報如是。溧陽公主亦預食焉。侯景旣滅。王僧辨等上表湘東勸進。湘東卽位于江陵。是爲元帝。羣臣皆勸還建康。帝以建康彫殘。江東全盛。遂不許。詔王僧辨鎮建康。陳霸先鎮京口。那知外患雖平。家禍未息。先是元帝性殘刻。與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三

河東王譽。岳陽王譽。交怨構兵。譽旣爲所殺。譽恐不能自存。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嶽爲質于魏。乞兵以伐湘東。時西魏本有圖取江陵之志。遂遣常山公于謹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助譽伐繹。楊忠帥精騎五千先據江津。斷其東路。謹率大兵揚帆濟江。梁君臣望之失色。時強兵猛將皆東出。城中留兵單弱。西魏乘間攻之。城遂破。執元帝付譽。囚于烏幔之下。以土囊隕之。魏遂立譽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使之自帝一方。爲魏藩臣。是爲梁宣帝。其後周繼魏禪。復稱藩于

周宣帝卒子歸立是為梁明帝明帝時周朝楊堅當國尉遲迥以討堅為名起兵鄴城山東之衆相率降附鄆州司馬洸難益州王謙皆同心舉義迥喜天下響應因念江陵梁氏亦我朝外臣得他起兵助我取堅益易乃遣使江陵勸其以兵相應千里來龍迥迥相接但未識梁主從與不從且聽下文分解

隋公一握大權卽思篡奪若天元暴亂為之驅除者然天意所屬趙王招彈指出血亦復何益况韋孝寬李德林高熲一意輔之羽翼已成雖

北史演義

卷六十三

十四

有百尉遲迥亦何能為耶末段敘後梁之不從迥反帶入侯景結局是文章收應不漏處

北史演義卷六十四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六十四卷

代周家撫臨華夏

平陳國統一山河

話說尉遲迥欲求多助遣使致書梁主約其起兵具言楊堅當國周室將傾梁主世受周恩當同心舉義以誅賊臣言却甚正梁主得書語左右曰昔我朝傾覆寡人得延茲宗社者實藉周家之力今迥建義匡扶理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一

合助之但堅居中制外勢大難搖圖之不成反受其害奈何諸將競勸梁主與迥連謀謂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此皆貪目前之利者梁主狐疑未決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規之莊至周堅極意撫納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托梁主奕葉委誠朝廷倚為屏藩當相與共保歲寒幸勿惑於異說致違素志也莊歸復命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等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

田魏晉拔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前車可鑒今

尉遲迴雖曰舊將昏盲已甚。司馬消難王謙等皆常

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諸將多爲身計。競効

節于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

柳莊明于料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王深然之。遂絕

尉遲迴一心附堅。且說高熲至軍。勉勵將士。衆心益

奮。因爲橋于沁水。尉遲惇于上流縱火。熲焚之。熲于

軍中豫作土狗。以禦之火。不得施。惇布陳二十餘里。

麾兵小却。不進而却。取敗之道。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二

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渡。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

之心。於是西兵死戰無不一。以當百。惇兵不能支。遂

大敗。惇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直抵鄴下。迴聞兵敗。

大怒曰。孺子敗吾事。乃命其二子惇與祐。悉將步騎

十三萬。陳于城南。親統萬騎。別爲一陣。皆綠巾錦襖。

號曰黃龍兵。戰急時。用以摧堅陷銳。當之者無不拔。

靡。又尉遲勤聞敵軍至。鄴亦帥衆五萬。自青州來會。

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陣。親自搏

戰。疋馬所向。萬人辟易。麾下軍士皆百戰之餘。無不

戰。疋馬所向。萬人辟易。麾下軍士皆百戰之餘。無不

驍勇

形容迴兵之強確是勁敵

交戰良久孝寬軍不利而却鄴中

士民乘高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

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籍聲若雷

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

隨機生變所謂兵不厭詐

衆復振敵軍聞

之遂相擾亂孝寬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

城孝寬縱兵圍之下令曰先登者有重賞驍將李詢

思安伯賀婁子幹率先登城城遂破迴窘迫升樓自

守先是崔宏度有妹適迴子為妻

極忙中偏要追敘閑事筆有餘暇

迴升樓時宏度直上迫之迴彎弓將射宏度脫兕盔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三

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

之情禁約亂兵不至侵辱家室所以報公也事勢如

此公復何待迴因擲弓于地極口罵堅而自殺

迴雖死稟

稟有生氣

宏度顧其弟宏升曰汝可取迴頭宏升斬之軍

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

赦之亦復何害

勤及惇祐東走

青州未至大將郭衍擒之以獻堅以勤初有誠欸特

不之罪獨殺惇與祐李惠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蓋

迴末年衰老及兵起以崔達拏為長史文士無籌畧

舉措失宜凡六十八日而敗

夫出兵敗之由

于仲文進討檀

讓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弱卒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守將劉子寬棄城走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破之遂拔成武席毗羅擁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將軍明日午時至金鄉奉蜀公令賞賜將士速備供具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欲屠其城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全其室家其衆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須知善用兵者不以多殺爲能衆皆稱善於

是進擊毗羅其軍大潰爭投洙水積屍蔽江江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于陣山東悉平一結

路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帶補得細先是堅封劉昉爲黃公鄭譯爲沛公委以

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側目稱爲黃沛二人恃功驕恣溺于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疎之恩禮漸薄高頴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山東雖服而王謙未平

司馬消難外叛。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
府事多遺落。堅解其職。乃以高熲爲司馬。不忍廢譯
陰救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坐廳事。無所關預。冷淡得好
惶懼頓首求免。堅念舊情。猶以恩禮慰勉之。王誼兵
至。鄖州司馬消難奔陳。遂復鄖州。一處又平梁睿將步騎
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兵據險拒守。睿奮擊破之。蜀人
大震。謙遣其將達奚恽。高阿那肱。乙弗虔帥衆十萬
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刺史盧
勣晝夜拒守。勢甚危急。會睿兵至。恽等遁去。睿乃自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五

劍闌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恽城守。親率精兵五萬
背城結陣。以戰。睿佯敗而退。謙追之。遇伏。遂大敗。及
至城。城上已遍插敵軍旗幟。謙衆見之。皆潰。蓋方戰
時。達奚恽潛以城降。而睿軍已入據之也。謙惶急。單
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斬其首。以獻睿。復錄其
餘黨。劍南亦平。又結路於是羣臣論功。以大丞相堅爲
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大家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
等二十郡爲隋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建臺置官。
進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靜帝二年二月。

庚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上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又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羣臣亦爭勸進。於是假周主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太傅祀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照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隋。隋文得國非有厚澤深仁。又無豐功。不烈。不過以姿相奇偉爲人心所歸。自古得國之易。未有如隋者。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以相國司馬高頌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其餘內外功臣皆進爵有差。追尊皇考忠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立獨孤氏爲后。世子勇爲太子。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子幼冲。恐權在也。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爲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以死誓。乃

止又息州刺史榮建緒與隋王有舊將之官隋王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卽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揚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虞慶則勸帝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王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既奪其國又殺其子孫殘忍極矣已之國祚焉得久長只怕書生議論到底不差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無遺德林品位不進旋弒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且說隋王既受周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七

禪而江南尚屬陳氏時懷并吞之志因問將帥于高熲熲薦賀若弼韓擒虎可任遂以弼鎮廣陵擒虎鎮廬江使處分南邊潛爲經畧唯是時難初平民力未復故與陳氏猶敦鄰好之道及後主荒淫日甚內寵張孔二妃外昵嬖臣狎客酣歌達旦百務皆廢民不聊生闔境嗟怨隋主聞之謂高熲曰東南之民困于亂政久矣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而不拯之乎拯其人民亦貪其土地熲曰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

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王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他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然才力俱盡隋王用其策陳人始困開皇八年三月戊寅帝數陳王二十罪散寫詔書二十萬紙遍逾江外

其畧云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休窮奢極侈俾晝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八

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于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違言背德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一朝蕩平永清吳越

於是置淮南行臺于壽春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矛

韓擒虎出廬州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又命高頴爲晉王元帥長史一應軍事皆取決焉強兵猛將數道並進雖非庸懦之主猶難保守况叔寶乎十二月隋軍臨江頴問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必克郭璞有言江東分玉三百年後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任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

北史漢義

卷六十四

九

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忻然曰得君一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九年正月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人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起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率大車屯于六合鎮姚葉山楊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曰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

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二路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頓兵白土岡之東。總管杜彥率步騎二萬與擒虎合軍屯于新林。時建康甲士尚有十萬。後主素懦怯不達軍事。臺內處分一任施文慶。文慶懼貽帝憂。凡外有啟請率皆不行。於是諸將解體出降者相繼。擒虎自新林進兵。陳將任忠迎降于石子岡。導擒虎入朱雀門。城中文武皆逃。無一拒者。寫得隋師之來風馳電掣。陳國之勢瓦解水銷。不戰而勝負已決。後主聞城破。與張孔二妃避匿于井。軍士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十

搜得之。遂與二妃同被執。陳遂亡。三月己巳。大軍班師。發陳君臣及後宮嬪御皆詣長安。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奏凱歌入都。獻俘于太廟。帝坐大殿。引叔寶于前。及太子請主二十餘人。司空涓難以下。至尚書郎二百餘員。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敢對。既而宥之。先是涓難降周。與帝有舊。情好甚篤。天元時。帝引而用之。得為鄖州總管。及平陳。涓難被執。特赦其死。斥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于家。庚戌。大討力

臣御廣陽門賜宴自門外來道布帛之積達於南郭
頒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給復江南十年蠲免
餘州一年租賦又詔宇文洛已承周後而齊梁陳宗
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
有司給之隋文施德亡國之喬夫有興玉氣象而在
文法恰好一筆收拾爲全體歸束結撰正
復不蓋自晉代以來南北分裂東西割據垂三百餘
年至隋氏事興而禪周滅陳天下遂成一統云應起
手一

段全局
完整

歌曰晉武龍興併吳蜀上規秦漢統五服武號森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十一

列兵未戢南風烈烈翻地軸爲誰驅除膺大命諸
王先自殘骨肉淵耀猖狂勒虎繼涼秦燕夏爭逐
鹿殺氣飛揚天地昏青衣執蓋慙懷辱一馬渡江
守半壁君臣無志中原復天開元魏平諸戎佛狸
威震江之東獻文孝文皆英主精勤庶務勞宸衷
平城奮志范中土衣冠禮樂何雍容天未厭亂女
禍起春宮穢亂招狼烽秀容會長清君側百萬大
兵手自勒黃河萬里陣雲高滿朝文武皆失色可
憐玉石焚崑岡河陰荒草埋骨殖天禍人亂於斯

極未卜。江山屬誰得。草澤英雄大有人。六渾才畧
超等倫。少年落拓困懷朔。蛟龍失水旁人輕。閨中
巨眼有婁氏。邂逅一見心相傾。吁嗟六鎮總羣盜。
爾朱勢敗功難成。高玉得志羅英俊。朝權遙執朝
臣驚。熒惑搖搖入南斗。君臣疑忌生讒口。晉陽兵
至百官逃。天子下堂向西走。關中黑獺人中傑。輕
騎迎鑿氣。飄撇勢均力敵各爭雄。分據東西魏。土
裂歡終洋。及魏鼎移。秦亡覺立國。亦竊無愁天子
樂。未央天池獵。罷平陽。失周師。長驅入鄴都。百年

強敵一朝滅。老公雖好後嗣弱。亂政紛紛心太劣。
齊人已滅。窮蹈之前。後荒淫同一轍。大權旁落歸
椒房。趙王彈指空流血。天心已改可奈何。鍾陵王
氣亦銷磨。東西南北大一統。隋文功業何巍巍。嗚
呼君不見。三代之君以德昌。卜年卜世時久長。

天元昏亂爲隋氏。驅除誠然畢竟末。世得國之
始皆不由正道。繼世之不弔亦天道也。尉遲迥
不忘周室。勒兵勤王。自是周之忠臣。乃以如此
兵威彈指滅之。如秋風之掃殘籜。兵之不足恃

如是隋主既受周禪終不能保全宇文子孫李
德林力爭之不聽未免過刻雖一統天下宜傳
祚之不長也天元后能堅守志節不從父命亦
女中卓卓者哉

北史頭緒繁多閱者每不易記憶乃百餘年事
蹟一詩穩括無遺大有魄力

北史演義卷六十四終

北史演義

卷六十四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史演義卷六十四終

